

风物咏

野百合

魏青梅

“卷花翻碧草，低地落红云。”罗山野百合在绿肥红瘦的盛夏，迎来了独属于它们的春天。

野百合，学名“卷丹”，因其橙红色花瓣向外翻卷而得名。其花瓣上密布的黑斑犹如虎皮，因此又被称为虎斑百合或虎皮百合。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植物，为了确保繁衍后代，它巧妙地采用了种子和珠芽双重繁殖策略。种子如同大多数草本植物一般，需借助风和蜂蝶传播，经历开花、授粉、结果的过程。而珠芽则是一种能储存养分的变态芽，宛如黑珍珠般生长在花茎上部的叶腋下，常被误认为是种子。实际上，珠芽是母株的完美克隆体，拥有相同的基因，在成熟后落地，只要环境适宜，便能迅速生根发芽，成长为新的植株。这便是罗山百合谷愈发茂盛的原因之一。

罗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胶东半岛招远市北部，是一个自然与人文和谐共存的地方，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生态环境闻名遐迩。这里不仅有清澈的溪流、葱郁的森林，还有各种珍稀动植物，其中野百合是最具代表性的花卉之一。每年夏季，当野百合盛开时，整个山谷都被染成了橙红色，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赏。

当地流传着关于罗山野百合的美丽神话。

很久以前，罗山下的村庄里有一位名叫百合的姑娘，她的聪慧善良和美貌传遍了十里八乡，甚至传到了天庭，王母娘娘将其点化为仙做了身边的侍女。几年之后，思乡心切的百合趁王母午睡时，摇身变成一只仙鹤飞回人间寻找父母亲人。然而，天上七日，人间千年，昔日熟悉的故乡早已物是人非。悲痛欲绝的百合飞至罗山的一个峰顶眺望山下的村庄，这个峰顶后来被称为“鹤姑顶”。返回天庭之前，百合依依不舍地绕着罗山上空飞翔，泪水洒落在山谷之中。不久之后，这里便开满了娇艳动人的野百合。

爱花之人从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花开的季节。晨曦初现，我沐着朝露，脚踏蝉鸣，来到罗山千米百合谷。路过山门时特意看了一眼显示屏上的数字：负氧离子3026。“森林氧吧”果然名副其实。

罗山国家森林公园堪称避暑胜地，泉水潺潺，草木葱茏，空气格外清新。深山中的野百合展现出一种如空谷幽兰般的气质与灵秀，花朵低垂似深闺佳人，花瓣上的黑斑点为其增添了几分妩媚。花蕊伸展弯曲，宛如翘起的兰花指，指甲上敷满了红色花粉，时刻提醒着游人只能远观不可亵玩。傲立枝头的花苞如怀揣心事的少女，似乎一不小心就能从紧闭的唇间泄露一个情窦初开的秘密。微风轻拂，花朵摇曳，野百合如诗经中走出的女子，袅袅婷婷若轻云蔽月，散发出一种无法言喻的优雅与宁静。

置身于花海之中，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的世界。清风徐来，幽香四溢，山谷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气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远处的山峦若隐若现，仿佛一幅水墨画，而近处的野百合则是这幅画卷中最动人的点缀。它们以其独特的美吸引着络绎不绝的访客，更以它们的故事和传说，赋予了这片土地无限的生命力和诗意。

“夏条绿已密，朱萼缀明鲜。”层层叠翠衬托下，那明亮的橙红耀眼夺目。漫步于花径中，你会不由自主地对每一朵花儿微笑。耳畔传来轻柔的风声，那是成千上万朵花儿对你亲切的问候，汇聚成山谷间的和谐交响曲。泰戈尔说：“我听见回声，来自山谷和心间。”

遇见一场花开，是我们前世修来的缘分。恰好你盛开，恰巧我在场，你用芬芳充盈了我的心灵，我用柔情牵住了你的绚烂。每一朵花都有一个故事，每一个花开的瞬间都是对自然之美的赞歌。

人间

我要吃烙油饼

于心亮

表哥话不多，人老实，看见人爱眯缝着眼睛笑。四岁的时候表哥就没了妈，我大舅让表哥给他妈磕头。表哥也不磕，自顾自撵着狗耍。大舅狠踢了表哥一脚：“没良心的东西！”表哥才哭了。我妈抱起表哥跟大舅说：“大哥，洪子没妈了，你就别再打他了。”

大舅是村里的饲养员，成天照顾着生产队的牲畜，表哥也跟着去，跟那些骡马牛驴说话。大舅让他去跟街上的小孩耍，表哥不去，说他们欺负人。大舅就叹口气，叮嘱他离骡马远点儿，小心被踢着。

八岁的时候，表哥掉井里，大舅气得揍他，说脏了水，村里人再怎么挑水喝？大家都劝说没事，大舅也不听，跟生产队长请示了一下，把菜园地的水车拖来，推着转杆“哗啦啦”狠劲淘了两遍井水……表哥后来跟大舅说，他掉井里不是不小心的，而是不想活了。

我妈知道后，跑回娘家抱着表哥大哭一通，跟我大舅说：“哥，让孩子跟着我吧。”大舅说：“跟了你，我也想儿子啊。”我妈就跟表哥说：“以后难受，就去找三姑，三姑给你烙油饼！”表哥眯缝着眼睛笑着说：“好啊好啊，我要吃三姑烙的油饼！”

可是，表哥很少来我家，来了也是把带来的东西放下就跑，我妈撵不上，就让我撵，我也撵不上。我妈气得直跺脚：“这个小犟种，真是比你舅都犟！”

表哥初中毕业后参加了社办厂招工，成了一名工人。那个时候流行白汗衫扎进裤腰，裤腿儿绾过膝盖，露出里面蓬松的练功裤。有一回，表哥骑着自行车，这么一身打扮儿来了，我说：“哥，你会武术？”表哥很尴尬，朝我妈说：“三姑，我要吃烙油饼！”

表哥吃完油饼一抹嘴就走了。我看着表哥的背影羡慕得直咂嘴，心想，我也赶快初中毕业去社办厂当工人，也穿白汗衫、练功裤。我妈说：“你要有这想头，看我不打死你！”我说：“你怎么不打死我表哥？”我妈一时接不上话，抄起烧火棍就打我！

后来，表哥就经常来我家吃烙油饼，我妈每回都旁敲侧击地点拨我表哥：“自行车是借人家的吧？那衣裳穿成那样不刺挠吗？”表哥就显出不太耐烦的样子说：“三姑，你不懂，这叫时兴。”我妈说：“工作了，你要学会攒钱，不能光指望你爸独个儿里外忙活。”

表哥根本听不进去。后来

听说他谈了个对象，打算在县城里买楼结婚。表哥来我家借钱。我妈一口就拒绝了，说家里没钱。表哥气嘟嘟地走了。我说：“完了，这下算是把我表哥得罪了，他再也不会来咱家了。”我妈说：“得罪就得罪，不听话的孩子我就不稀罕！”

后来，我妈拿着三万元钱去大舅家，跟我大舅说：“哥，洪子来找我借钱，我没借给他。我是故意不借，咱们是穷家的孩子，不能成天毛毛躁躁的。其实我这当姑姑的，哪能真狠心不借呢？钱我不借给孩子，我借给你，我不能让孩子欠姑姑的债！”

表哥结了婚以后就像变了个人，成天就知道干活，又变成了以前那个老实、话不多、看见人就知道眯缝着眼睛笑的表哥了。逢年过节来看望我妈，都爱吃我妈烙的油饼，说怎么吃也吃不够。我问我妈烙油饼的手艺是跟谁学的？我妈说：“跟你大舅妈学的。”

一晃眼许多年过去了，一天表哥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在医院打算做十二指肠溃疡手术，结果一检查，医生说溃疡手术先别做了，让先转心内科去做心脏手术。原来，他的心血管堵塞严重。我说：“听医生的话，心梗可不是闹着玩儿的，要你的命就是眨眼的工夫。”听表哥在电话里“哧——”地笑了起来，我说：“你别犟，手术其实很简单，无非就是放个支架，不用怕！”表哥说：“好好，我知道啦。”我听出了表哥话里的应付，心里隐隐感觉不安。

过了没几天，大舅的电话突然打过来，说我表哥出事了。我问是不是心梗？大舅说是，没有任何预兆，突然感觉不好就倒地上了……我陪着妈去大舅家，妈问：“洪子临终前说什么了吗？”大舅说：“也没说什么，就是叫了声妈。”我妈一听就哭了。

表哥才五十郎当岁，医生说一点也不稀奇，这种拿自己性命不当回事的人太多了，我们当医生的说多了，患者还以为是变着法儿赚他们钱呢……

其实我知道表哥没有这样的想法，他是舍不得钱，他想攒钱给女儿出嫁，就像大舅当初对他一样。

男人心里的苦无处诉，只能说给自己听，因此就选择了沉默。大舅瞧不出悲，看不出苦，他处理着表哥的身后事，逮空还给孙女递去一个草编的蚂蚱。

我想起，小时候表哥坐在沙河坝上眯缝着眼睛朝我笑，也是这样递给我一个草编的蚂蚱。

眼泪又出来了……